

英國保守黨執政後對世局的影響

王曾才

英國大選經過一場劇烈的競爭以後，在野將近六年的保守黨終能起靡振衰，贏得了最後的勝利。這次大選，投票率雖較低，在三千九百萬選民中，僅有百分之七十二參加投票，保守黨仍然獲得了一千三百一十六萬六千九百六十五票，超過工黨二百多萬票有奇，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六點四。這使保守黨在六三〇席次的下院中，得到三三〇席，因而得重掌政權。

關於在這次大選中，保守黨何以能在事先民意測驗一致看好工黨和其他不利的客觀條件下轉敗為勝的問題，國內外報章刊物已經有多人提出分析，茲不贅述。有一點可以指出的，這次大選的結果，意味着保守主義在英國的再起。英國在本質上仍是一個保守的國家。在本世紀中，激進的改革派政黨僅有三次在下院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這就是一九〇六年自由黨，一九四五和一九六六年的工黨。不過今天英國的保守黨已與狄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時代，甚至於邱吉爾時代，在本質上大有不同。它不再僅代表世襲貴族、英國國教會和工商業大亨的利益。它雖然仍主張自由企業，政府儘量干涉經濟活動和削減賦稅，在實質上却變成類似美國共和黨的政團。戰後廿五年來的英國，在國際政治上表現着猶疑和徬徨。這種情形，誠如艾奇遜（Dean Acheson）所說的，英國喪失了帝國而尚未找到適合她扮演的角色。緬懷過去帝國的雄風，眼見現在的欲振乏力，英國人的內心深處是淒楚的。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一個衰老的但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的帝國如何自處？應該是當前英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這也是戰後廿五年以來，保守黨曾連續執政十三年（一九五一—一九六四）和工黨先後當權十二年（一九四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一—一九七〇）所未能解決的問題。

如今在工黨執政近六年以後，英國選民又決定給保守黨一個機會，看看英國保守黨執政後對世局的影響

他們是否真能把英國導入「較好的明天」。

埃斯（Edward Heath）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已經在六月廿日組成。這次大選使埃斯在目前的保守黨中，建立了不容置疑的領導地位。他本來就是一個縝密冷靜和崇法務實的行政家。此次大選係在極端不利的情形下，靠他個人的堅毅和決心獲勝的。他的勝利被「衛報」評論為「個人的成功」。新內閣的組成份子，也俱屬一時之選，「泰晤士報」稱許為「優良的內閣」。休姆（Sir Alec Douglas-Hume）之重長外務部尤為理想。他是英國目前最能高瞻遠矚的外交家之一，具有寇松、張伯倫和艾登的傳統。他的長處在於能從整體的眼光來看國際事務。這樣一個陣容堅強的內閣，再加上埃斯堅定的領導，應該是大有可為的。

威爾遜的工黨政府，因為陷入財政的窘境，頗給人已迷失了世界性的眼光的印象。他們認為英國已不再是超級巨強而為歐洲國家，其國力不足肩負世界性的任務，與其分散使用而捉襟見肘，不如集中歐洲以求有所作為。因而主張把英國的影響力量從世界各地撤離。保守黨在執政以前，對於工黨政府的此種「小英格蘭」政策，曾一再地口誅筆伐，他們以恢復英國政治的「真實而健全的傳統」為己任，向來較工黨熱衷於擴張英國的影響力。現在既然執政，自然會有不同的作為。茲擬就共同市場的加入，國防政策及蘇彝士運河以東，非洲和其他諸項，試行探討英國保守黨執政後對世局可能發生的影響。

共同市場的加入問題

共同市場為歐洲統合的初步。其最終目的在建立「歐洲合眾國」。它脫

胎於一九五一年在法國外長徐滿 (Robert Schuman) 倡導之下所組成的「歐洲煤鐵聯營」(E.C.S.C. 即 European Coal & Steel Community)。當時在艾德禮和邱吉爾等執政下的英國，以為英國挾其國協和帝國仍有縱橫捭闔於國際政治的餘地，不肯蟄伏為「歐洲國家」，故雖受邀請而不屑參加。她對徐滿計劃的堅拒 (一九五〇)，對麥辛納會議 (Messina Conference) 的不予重視 (一九五五)，對六國簽訂羅馬條約建立「歐洲經濟社會」(E.E.C. 即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的冷漠 (一九五七)，均說明此種態度。不僅此也，英國且另起爐灶，擬建立一個包括整個西歐國家的「歐洲自由貿易地區」(Efta 即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以資對抗 (一九五七)，此一計劃雖為戴高樂當政下的法國所否決，但是翌年英國仍與挪威、瑞典、丹麥、瑞士、奧、葡等國在斯德哥爾摩簽訂了「歐洲自由貿易地區協定」，芬蘭和冰島亦隨之加入。一九五九年大選以後，麥米倫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有鑒於大英帝國的餘緒已不足恃，始認真地考慮加入共同市場。於是不顧在蓋茨喀爾 (Hugh Gaiskell) 領導下的工黨的激烈反對，一九六一年起派奚斯與六國談判英國加入的問題。至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為戴高樂所否決。工黨在贏得一九六四和一九六六年的大選以後，威爾遜領導下的工黨亦改變初衷，認為英國的將來在歐洲，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再度申請加入，同年十一月廿七日戴高樂再度否決了英國的申請。但是威爾遜政府宣佈，英國並未撤回申請，並盼法國改變態度。一九六九年四月，戴高樂失勢下野，龐畢度繼為法國總統，英國入會問題始呈曙光。同年十二月，共同市場六國在海牙舉行高層會議，決定今夏重行與英國談判加入共同市場問題。

在加入共同市場方面，奚斯一向較威爾遜堅決。這可從威爾遜迭次指控奚斯願意付出較高的代價進入歐洲一事得到證明。奚斯相信歐洲終必走上政治統一的道路，而且無論就地理、傳統、歷史和文化方面，英國都是歐洲的一部份。他曾有親自與西歐六國交涉英國進入共同市場的經驗。西歐各國也咸認他是「善良的歐洲人」。他執政以後，必然會加速與六國的談判。事實上，這項談判已於六月卅日在盧森堡舉行。英國代表為蘭開夏事務大臣 (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 - 巴勃 (Anthony Barber) 和農業部長普里奧 (James Prior)。外相休姆也趕往參加。巴勃是保守黨主席，對這次大選頗有運籌帷幄之功。現因麥克勞的猝然逝世，亦兼財相。普里

奧追隨奚斯有年。他們都是奚斯的親信。據「經濟學人」的分析，奚斯之所以選派此二人擔任共同市場談判的代表，其用意在將此談判置於其個人的直接監督之下。於此亦可看出奚斯對此事的重視。

奚斯政府對參加歐洲共同市場的態度是真誠的。七月二日，女王在相當於政府總施政提綱的國會開幕詞中，嚴正地表示，進入歐洲為英國目前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圖。奚斯在國會中對促成歐洲的團結一事，曾一再地致意。他認為改善東西關係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歐洲各國的同聲相應；歐洲若能有共同的「歐洲之音」，對英國和歐洲俱屬有利。英國之希望加入共同市場，不僅是因為要加入一個具有一億八千萬人民的市場，而且也是進入歐洲大統合的程序。英國一旦加入，則其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貢獻，將遠過於其在經濟和金融上的貢獻。而且英國尚係夥同愛爾蘭、丹麥、挪威共同參加，具有高度的歐洲統合的意義。根據七月十三日的「時代」就去年美、俄和共同市場國家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的分析，指出美國為九千三百廿一億美元，蘇俄為六千億美元，現有的共同市場各國總額為四千三百七十九億美元，如果加上英、愛、挪、丹四個申請加入國，可以達到五千六百零二億美元，人口亦可增加到二億五千萬以上，這樣方可望與美、俄分庭抗禮。

儘管如此，展望未來的談判，仍然並非一蹴可就。對外方面，最大的顧慮仍是法國的態度。戴高樂因為顧忌英國加入後會與法國爭奪西歐的領導權，乃藉口英國是美國的「特種類的木馬」(Trojan Horse)，予以兩度否決。戴高樂的去職使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希望增加。但是龐畢度政府亦不願見因英國的加入，而削弱了法國對共同市場的影響。羅馬方面已表示對談判的前途未可樂觀：認為法人儘管外形禮貌而內心未變。不過，法國必須鄭重考慮，如果三度否決英國的申請加入，歐洲統一希望將趨暗淡。同時由於西德影響力的日增，法國或許認為英國的加入不無制衡之效。

另一方面，英國亦不願付出太高的代價加入。共同市場所採取的農業政策與其農業基金辦法，為保障法國和意大利的農業。英國每年所需食糧有一半以上係來自外國，自然蒙受很大的損失。據本年二月前工黨政府所公佈的白皮書，英國進入歐洲市場每年要付出六億七千萬鎊的代價。「時代」的估計則為二十六億美元。(平均每一英人的生活費用要增加百分之十八至廿六

最近的民意測驗顯示有百分之七五以上的英人不願加入。這樣高昂的代價自非英國所願付出。英代表巴勃已在盧森堡正告六國，如果要英國付出的代價過高或過急，英國政府將無法考慮參加。此外，英國加入以後，共同市場日後與大英國協，與其他六個不願或不能參加的「歐洲自由地區」的國家——瑞典、芬蘭、瑞士、奧、葡、冰島將會發展成何種關係，均無不令人懸慮。又，歐洲共同市場即將發展為經濟的和金融的同盟，且擬發行共同的貨幣。在此情形下，迄仍具備國際儲備性質的英鎊將何以自處？亦為大費周章的問題。

由以上諸問題顯示，英國之加入共同市場，前途仍多棘刺。七月十七日「泰晤士報」在社論中指出，英政府不僅要與西歐六國交涉，且也須說服本國同胞參加共同市場的重要性，方可望成功。看來，這項交涉在一九七二年前以前不會有圓滿的結果。

國防政策和蘇彝士以東的問題

保守黨不甘英國雖伏為二流國家，一向主張採取積極的國防政策，更反對放棄英國所應負的世界性的任務。他們反對工黨削減核子武器研究和製造的經費，確信英國應該擁有獨立的核子武器裝備。在美國因受內部問題所困傾向於減撤其駐西歐防衛兵力的時候，保守黨的出掌英國政治殊令人欣慰。現在法國已宣佈重行參加北大西洋公約會議，自戴高樂下野以後，英法關係即趨和緩，英斯的得勝在巴黎亦有良好的反應。目前甚有希望，在美國的幫助下，英法兩國藉彼此合作來加強西歐的防衛力量，英法兩國在核武器方面合作的希望，亦大見增加。

不過今天英國的國防力量仍有待增強。英國海軍，除掉一支裝有多彈頭北極星飛彈的核子潛艇以外，已經遠非昔比。陸軍方面，自從一九五八年廢除徵兵制以來，兵力現已減為三十六萬五千人左右。而且英國和北約組織國家均太過份依靠核子武器，對於北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間的兵力懸殊，不積極地謀求補救之道。須知核武器非可輕用，美國在越戰中並未使用即為一例。設或一旦西歐發生戰爭，北約組織如果面臨非投降即須使用核武器的話，則殊屬不幸。

英國保守黨執政後對世局的影響

最令人鼓舞的是，保守黨政府已經着手修正前威爾遜工黨政府原定在一九七一年底以前撤離「蘇彝士運河以東」的駐軍計劃。保守黨一向主張英國在世界性的防禦體系中，仍要擔任重要的角色，不可輕言退縮，對蘇彝士運河以東的防務未可輕言放棄。事實上，英國在這些區域不僅有深厚的歷史關係，而且也有重大的利益。僅以投資而論，英國在澳、紐、新、馬、香港、印、巴、波斯灣和東非及南非，即不下百億英鎊之巨，而每年的增長率亦甚為驚人。保守黨政府認為在這些區域維持駐軍，藉以確保這些地區的利益是非常值得的事。英國政府已經與伊朗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磋商，在波斯灣仍留駐軍力的問題。國防大臣卡倫登亦已決定在七月廿四日至八月六日期間，將訪問馬來西亞、新嘉坡、澳洲和紐西蘭，商談防禦東南亞地區的最佳辦法。這將使擬議中的五個大英國協國家的聯防計劃及早實現。英國軍力繼駐蘇彝士以東，當對於蘇俄在印度洋和波斯灣的活動收到相當抵制的作用，對於東南亞的安定亦大有助益。誠然，英國無意在近東和遠東擔任永久性的國際警察的任務，其所留駐的兵力亦為象徵性的。但是其政治性的意義仍然甚大，對這些區域的國家，在抵抗共產力量的滲透和顛覆方面，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非洲和其他

英國在今天的非洲仍有相當的影響力。英國在非洲的問題有二：其一為羅德西亞，另一為南非共和國。對於羅德西亞的史密斯政權，現在除了出兵討伐以外，最後只有妥協之一途。現在英國依照聯合國的決議仍對之實施經濟制裁。這種制裁每年約耗三千萬鎊，而效力亦在遞減之中。但是英國如果取消制裁，不僅有失顏面，且有遭受亞非國家集團在聯合國集體反對之慮。英斯政府希望能與羅德西亞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

南非的問題，除掉種族問題以外，還牽扯到保守黨政府欲爭取南非合作以阻擋俄艦在印度洋和南大西洋活動的問題。基於這個需要，保守黨政府決定取消原工黨政府對南非所執行的武器禁運和禁售的政策。外相休姆已於七月廿日向下院宣佈，英國政府決定恢復出售武器給南非。他也表示，英國政府在根本上仍然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任何武器的銷售均以對外使用的

防衛性的武器爲原則，不得應用於施行隔離政策或用於國內的鎮制。七月廿二日，下院更以三百十三票對二百八十一票，擊敗了工黨的反對。此項行動已經引起亞非國家集團的憤怒，目前安理會已應模里西斯等四十個非洲國家的提議正緊急集會討論。我國亦已明確表示，贊成對南非徹底執行武器禁運。休姆表示，英國目前在南大西洋和好望角航路一帶的利益正受到俄國的威脅，因感有恢復售運南非武器的必要。這是關係英國生死的大事。蓋英國所需食糧的一半，工業原料的絕大部份皆來自海外，其所產貨物，亦有近半運銷海外，故對國際貿易道路的暢通最爲關切。此項問題將來如何發展，尙難逆料。如果英國處理不當，可能對已經一再削弱的國協關係，更見削弱。

在英美關係方面，一般觀察家均認爲保守黨的執政，將會更加強現有的「特殊關係」。事實上，不論何黨執政，英國戰後的外交政策的主旨，一直是如何與美國合作而不喪失自身的影響力的問題。今後英美兩國關係的促進及在國際間合作的加強，乃爲必然之趨勢。這也是自由世界所願見之事。

在中東以阿衝突方面，保守黨政府亦將採取較積極的態度。他們對於蘇俄已介入甚深的中東局勢的發展向來予以密切的注意。他們對蘇俄在中東擴張勢力的影響及其對整個世界權力均衡所可能發生的作用，亦甚了然。目前納塞和蘇俄已經表現了較緩和的態度，表示願接受美國的和平提案。英國如亦配合行動，則緩和和中東危機的希望可望增強。

在中南半島方面，保守黨政府主張一切外軍撤出南越、寮國和柬埔寨，但是亦反對南越的赤化。英國主張召開國際性的會議以謀解決中南半島的戰爭。

結語

今日英國的國勢誠然已趨式微。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政黨政治的傳統，國際政治的經驗，外交藝術的運用和情報的搜集研判方面，仍不無可供世人借鑑之處。在世界局勢方面，仍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在前任工黨政府因財政困難對國際事務的視線頗有迷失之際，保守黨適於此時執政。就整個西方世界的觀點來看，誠屬幸事。

新政府已在積極地推動英國七十年代的新政策。對外政策方面，首要之

事係謀求進入歐洲共同市場。這是對英國和對歐洲都非常重要的事。我們希望英國和西歐六國，尤其是法國，能够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棄其小者而取其大者。奕斯政府的國防政策和繼續駐防「蘇彝士運河以東」的決定是健全而明智的，對於世局的安定不無影響。對於英國決定恢復出售武器給南非所引起的糾紛，我們希望最後能得到適當的處置。在國際事務方面，由於保守黨的執政，英國顯然將採取較積極的態度。此外，由於保守黨的執政，使瀾漫西歐的姑息氣氛爲之一戩。保守黨政府肯勇於在世界性的事務中負責的精神，也甚爲可取。

不過英國內部也不無問題。目前英國所面臨的兩大嚴重問題，便是經濟復興問題和北愛爾蘭問題。經濟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在經濟未振興以前，英國不可能發揮積極的影響力量。英國的經濟在本年四月雖曾一度出現奇跡，但沉疴已深。四月、五月和六月的貿易數字又出現大量的逆差。尤其是六月份的入超竟達五千一百萬鎊（一億二千餘萬美元）之巨。而本月十六日開始的全國碼頭工人大罷工，又已使全國四十個主要港口陷於停頓，每日因而在進出口方面的損失高達九千六百萬美元。現在英國政府亦因此宣佈緊急狀態。如果這個大罷工不及速解決，將會對英國經濟發生極大的損害。此外，北愛爾蘭問題的復熾，也令人焦慮。經濟衰落是英國的心腹之患，北愛爾蘭問題是英國的肢體之害，保守黨政府必須迅謀妥善的對策。

保守黨本身亦蘊藏着危機。鮑威爾（Enoch Powell）一派的極右翼份子，正藉着種族問題和反對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及駐防遠東而興風作浪。鮑威爾在大選時因對保守黨的獲勝並無信心，準備在大選後謀取奕斯的領導地位，故迭次發表與保守黨基本政策不相容的言論。奕斯怕給選民保守黨分裂的印象，未予譴責。鮑威爾頗能代表部份英人的心聲，反而對保守黨的勝利不無助益。現在混種族主義、孤立主義和極保守的經濟理論於一爐的所謂「鮑威爾主義」（Powellism），已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新名詞。由於保守黨在下院中僅握有三三〇席次，在重大問題的表決方面，如果有十六名保守黨籍的議員投反對票，即足以威脅內閣。設如工黨再乘機利用，則足可造成極大的政治風暴。我們希望英國的政界人士能够共念國艱，好自爲之。

（七月廿五日脫稿）